

鄂爾多斯文物考古文集

ᠡᠭᠦᠷᠯ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ᠠᠨᠤ ᠠ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編



前 言

鄂尔多斯以它远古悠久的历史 and 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闻名世界。在漫长的远古世界，经历过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海陆变迁。远古生命进化繁衍、盛衰兴亡，为鄂尔多斯写下一部生动有趣的远古史，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各族人民的祖先就生存和繁衍在这里，他们辛勤劳动，开发了这块富饶之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留下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这里，有早到几万年之前以“河套人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也有晚至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陵，其中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匈奴、鲜卑、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更为引人注目。

自建国以来，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保护文物的政策法规。在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和沙漠治理工程中，重点调查、清理和发掘出来很多古代文物，为研究我国北方民族之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文集》，收集了建国以来上述各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近代的革命斗争史料，以及利用考古发现来探讨沙漠变迁和治理等资料。为复原鄂尔多斯的历史，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为提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振兴中华，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本《文集》所收集资料，系建国以来的重要发现，有一部分资料已经发表，大部分资料尚未发表。

本《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得到了内蒙文化局和伊盟盟委、公署、文化局的重视和支持。在编辑过程中，又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考古室等有关单位和考古工作者的热情支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错误。恳切希望各级领导和读者给以批评指教。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概述..... (1)

远古——旧石器时代

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9)

萨拉乌苏河的河套人及其文化..... (24)

新石器时代

准格尔旗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 (33)

准格尔旗石佛塔等遗址调查..... (45)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58)

尔吉奈受沟遗址..... (57)

伊金霍洛旗乌尔免沟发现古文物..... (72)

伊金霍洛旗新庙子村文化遗址..... (44)

商——战国时期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匈奴考古发现及研究..... (73)

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和铜刀..... (87)

鄂尔多斯青铜器拾令..... (103)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 (104)

西沟畔匈奴墓..... (131)

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 (138)

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 (144)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151)

内蒙古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 (156)

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址探索记..... (158)

秦、汉时期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166)

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 (177)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 (188)

补洞沟的汉代匈奴墓..... (204)

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 (199)

| | |
|--------------------|---------|
| 鄂尔多斯动物纹研究..... | (212) |
| 关于匈奴墓葬的初步研究..... | (229) |
| 东胜县城梁村汉代古城..... | (228) |
| 准格尔旗纳林镇的古城..... | (215) |
| 鄂托克旗西部汉墓..... | (267) |
| 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 | (244) |
| 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 | (210) |
| 乌审旗昂拜淖的古墓..... | (187) |
| 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 | (198) |

北魏——元时期

| | |
|--------------------------|---------|
| 石子湾北魏古城的方位、文化遗存及其它..... | (245) |
| 鄂托克旗大池唐代遗存..... | (251) |
| 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 | (255) |
| 城坡、城湾古城堡调查..... | (263) |
| 准格尔旗西夏壁画墓..... | (265) |
| 伊盟发现二方西夏铜印..... | (268) |
| 鄂托克旗陶思图西夏城堡..... | (250) |
|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 (270) |
| 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 | (269) |
| 伊金霍洛旗发现黑釉剔花瓶..... | (254) |
| 准格尔旗大石拉沟元代古城..... | (276) |
| 百眼窑石窟..... | (277) |

眼

文物古迹

| | |
|--------------|---------|
| 成吉思汗陵史略..... | (279) |
|--------------|---------|

历史人物

| | |
|--------------------|---------|
| 悉尼喇嘛——乌力吉吉尔嘎拉..... | (286) |
|--------------------|---------|

封面题字:

汉文: 文 浩

蒙文: 吉格吉德

封面设计: 栾 涛

封底摄影: 栾 涛

图版摄影: 刘 伟 栾 涛

插图目录

远古——旧石器时代

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 一、古生代海生无脊椎动物复原示意图……………(13)
- 二、古生代、中生代陆生植物复原示意图……………(15)
- 三、中生代鱼类、爬行类复原示意图……………(17)
- 四、鄂尔多斯新生代第三纪古动物复原示意图……………(20)
- 五、萨拉乌苏动物群复原示意图……………(21)

萨拉乌苏河的河套人及其文化

- 一、萨拉乌苏河综合地貌第四纪地质剖面图……………(26)
- 二、河套人右侧顶骨化石外侧观……………(30)
- 三、河套人下颌骨化石右侧面观……………(30)

新石器时代

准格尔旗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

- 一、遗址分布图……………(33)
- 二、二道沟圪旦的陶器……………(34)
- 三、石口子遗址的陶器……………(35)
- 四、敖包沟门遗址的陶器……………(36)
- 五、荒地窑子遗址的陶器……………(38)
- 六、房塔沟遗址的陶器……………(39)
- 七、寨子上遗址的陶器……………(39)
- 八、西麻青遗址的陶器……………(40)
- 九、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遗存的陶器……………(43)

准格尔旗石佛塔等遗址调查

- 一、壕赖梁器物……………(45)
- 二、石佛塔器物……………(46)
- 三、白家塔、张家塔器物……………(47)
- 四、陈家梁、张家梁陶器……………(48)
- 五、敖包沟门器物……………(49)
- 六、柳青、荒地窑子器物……………(50)
- 七、房塔沟、大沙湾、田家石畔北器物……………(51)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 一、遗址、墓葬分布图……………(58)

| | |
|------------------------|------|
| 二、陶器 | (61) |
| 三、E ₁ 平、剖面图 | (62) |
| 四、石器 | (65) |
| 五、骨器 | (66) |
| 六、陶器 | (69) |

商——战国时期

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和铜刀

| | |
|-----------------|------|
| 一、青铜短剑 | (88) |
| 二、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发展序列图 | (91) |
| 三、青铜刀之一 | (92) |
| 四、青铜刀之二 | (93) |
| 五、青铜刀之三 | (94) |
| 六、鄂尔多斯青铜刀发展序列图 | (96) |

鄂尔多斯青铜器拾令

| | |
|--------------|-------|
| 一、青铜斧 | (104) |
| 二、铜工具 | (106) |
| 三、铜锥 | (106) |
| 四、铜带扣 | (107) |
| 五、联珠状铜饰 | (109) |
| 六、双珠兽头饰 | (110) |
| 七、兽头和扣形饰 | (111) |
| 八、管状饰、棒形饰和饰针 | (112) |
| 九、鸟、马、人形铜饰 | (112) |
| 十、铜铃 | (114) |
| 十一、铜匙和铜镞 | (115) |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

| | |
|---------------|-------|
| 一、桃红巴拉附近墓葬分布图 | (119) |
| 二、青铜器 | (121) |
| 三、青铜器、石串珠 | (122) |
| 四、马具 | (125) |
| 五、陶器 | (125) |

西沟畔匈奴墓

| | |
|------------|-------|
| 一、金器 | (132) |
| 二、金器、银器、铅器 | (133) |
| 三、铜器、铅器 | (134) |
| 四、铜器 | (135) |
| 五、银节约、金饰牌 | (135) |

| | |
|----------------------|---------|
| 六、铁器 | (136) |
| 七、铁剑、剑鞘金饰片 | (136) |
| 八、陶器 | (137) |
| 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 | |
| 一、鹰形冠饰 | (145) |
| 二、长方金牌饰 | (146) |
| 三、金、银饰件 | (146) |
|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 |
| 一、出土器物之一 | (152) |
| 二、出土器物之二 | (153) |
| 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 | |
| 一、秦长城遗迹图 | (158) |

秦、汉时期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

| | |
|----------------------------|---------|
| 一、西沟畔地形及古墓分布图 | (189) |
| 二、西：M ₁₁ 平面图 | (190) |
| 三、M ₄ 出土头饰复原示意图 | (191) |
| 四、耳坠 | (191) |
| 五、出土器物 | (192) |
| 六、石佩饰拓本 | (192) |
| 七、出土器物 | (195) |
| 八、陶器 | (194) |
| 九、午人及玉石觿 | (196) |

补洞沟的汉代匈奴墓

| | |
|----------------------|---------|
| 一、M ₁ 平面图 | (205) |
| 二、M ₂ 平面图 | (205) |
| 三、铁器 | (206) |
| 四、出土器物 | (207) |
| 五、陶器 | (207) |

鄂尔多斯动物纹研究

| | |
|--------------|---------|
| 一、鸟形纹 | (216) |
| 二、兽头纹 | (216) |
| 三、伫立形动物纹举例之一 | (216) |
| 四、伫立形动物纹举例之二 | (217) |
| 五、蹲踞形动物纹 | (217) |
| 六、蹲踞形鹿纹 | (218) |
| 七、弯曲形动物纹举例 | (219) |

| | |
|---------------------|---------|
| 八、群兽形动物纹举例····· | (219) |
| 九、动物咬斗纹举例····· | (220) |
| 十、人兽结合组织的动物纹举例····· | (220) |
| 关于匈奴墓葬的初步研究 | |
| 一、匈奴墓葬分布图····· | (230) |
| 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 | |
| 一、“西河农令”印····· | (210) |
| 二、“中营司马”印····· | (210) |
| 三、“汉匈奴粟借温禺鞮”印····· | (211) |
| 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 | |
| 一、平面示意图····· | (198) |

北魏——元时期

| | |
|---------------------|---------|
| 石子湾北魏古城的方位、文化遗存及其他 | |
| 一、古城方位及文化遗存····· | (245) |
| 二、平面示意图····· | (246) |
| 三、城内中心建筑的柱础····· | (246) |
| 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 | |
| 一、姜义贞墓志盖摹本····· | (256) |
| 二、姜义贞墓志铭摹本····· | (256) |
| 三、胜州榆林城故址位置示意图····· | (257) |
| 四、十二连城古城遗址平面图····· | (257) |
| 城坡、城湾古城堡调查 | |
| 一、城坡古城堡平面示意图····· | (263) |
| 二、城湾古城堡平面示意图····· | (264) |
| 准格尔旗西夏壁画墓 | |
| 一、三号墓出土器物····· | (266) |
| 伊盟发现两方西夏铜印 | |
| 一、“首领”铜印拓本····· | (268) |
| 二、“首领”铜印拓本····· | (269) |
| 百眼窑石窟 | |
| 一、百眼窑石窟方位示意图····· | (277) |
| 二、中型石窟展开示意图····· | (278) |
| 三、莲花藻井····· | (278) |
| 四、迭涩藻井····· | (278) |
| 五、小型石窟平、剖面示意图····· | (278) |

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概述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目 次

- 一、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变迁
- 二、鄂尔多斯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
- 三、近年来鄂尔多斯考古的重要收获
- 四、鄂尔多斯考古工作的展望

一、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变迁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最北端。黄河沿鄂尔多斯高原的西部北上，又东折，顺东部南下，鄂尔多斯高原正好位于黄河一曲之处，境内的大小河流，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汇入黄河。自古以来，这里气候适宜，雨量充沛，曾是水草丰富，林木茂盛的地区。鄂尔多斯的地势，以今日东胜为中心，向南至陕西榆林一线，把鄂尔多斯分成了东、西两个自然区划。东部，与山西、陕西交界，处于太行山脉的西部边缘，是山峦纵横，沟壑连绵的丘陵地带；西部，与宁夏接壤，是一望无垠的沙漠草原地区；由东胜向东北一线，沿呼东公路以北，黄河以南，又是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隔黄河与土默川平原相接。这种不同的自然区划，为各地不同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就决定了鄂尔多斯古代经济文化的复杂性。

由鄂尔多斯向北，越黄河便是阴山，再北就是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顺鄂尔多斯高原南下，过明长城，便深入到中原腹地。这样，鄂尔多斯就成为联结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通道。由于鄂尔多斯北有黄河和阴山之天险；西有黄河和贺兰山之屏障。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

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著名的河套人就繁衍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之上。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和艰苦卓绝的劳动，开发了鄂尔多斯。至新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更为繁多。

当中原地区进入了铜器时代的时候，鄂尔多斯也几乎同时有了铜器⁽¹⁾。铜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游牧经济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此鄂尔多斯就成为游牧人的故

多。他们以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发展了鄂尔多斯的畜牧经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文化,即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大约到了商周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和山、陕北部的游牧部落,见于文献记载的称之为土方、舌方、鬼方(2)和玁狁(3),这些方国当时都很强大,在商周之际,曾是威胁商周王朝的一支强大力量。

春秋之时,这些部落和部族,又统称之谓狄,狄有白狄、赤狄和众狄之分,其中白狄就活动于鄂尔多斯一带,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文公(前636—628年)攘戎狄于闾,洛之间”。闾,指闾水;洛,指洛水。闾水,据杨守敬《水经注图》所指,系现在的窟野河。窟野河有二源,一为乌兰木伦河,发源于伊金霍洛旗西北;一为犂牛川,源于准格尔旗暖水之北。据史地学家史念海教授的考证,认为闾水由准格尔旗发源,流经陕西北部。其上源似应为准格尔旗西部的束会川,其下游为犂牛川(4)。由此可知,春秋时的白狄可能就活动于鄂尔多斯和陕北高原,有一部分可能居住在晋西北。

上述的商代时期的土方、舌方和鬼方,西周时期的玁狁,入春秋后则称之为狄。这都与后来强大起来的匈奴有关。

至战国时期,匈奴成为一支可与中原各诸侯国抗衡的力量。这时,匈奴与赵、魏、秦三国为邻。赵国在占据阴山以南之后,为了南下袭秦,于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准格尔旗北部)”(5),把势力伸进鄂尔多斯东北部。随后秦国强大,东侵魏地,北压匈奴,把势力伸入到鄂尔多斯的东部。秦昭襄王时期在鄂尔多斯东部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城(6),把今准格尔旗的大部划入了战国秦的版图,属秦上郡管辖。这种局面大约延续到汉代初期。

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派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鄂尔多斯)”,“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7)秦始皇为巩固北部边防,在鄂尔多斯中部修“直道”(8)在阴山筑“长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黄河)上为塞”(9)。鄂尔多斯已完全划入了秦朝的版图。但这段时间不长,至蒙恬死后,“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匈奴单于冒顿建国,“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10),统一了鄂尔多斯各部。

汉武帝时期,为巩固秦时的统一局面,又北征匈奴。派汉将卫青“走白羊,楼烦河南王,遂取河南地”(11),继秦旧绩,仍在这里设置郡县。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确知的县址,朔方郡有五个,位于高原的西北部;五原郡有四个,位于高原的北部和东部;云中郡有一个,位于高原的东北部;上郡有五个,位于高原的南部;西河郡有七个,位于高原的东南部,共计二十二个,鄂尔多斯完全划入了汉王朝辖区。

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入居西河美稷(准格尔旗东部)南匈奴的一部分又回到了鄂尔多斯。但这时与以前大不一样,匈奴只是分地而居,与汉人杂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拓跋鲜卑在呼和浩特地区建立北魏政权以后,鲜卑人的势力,开始伸进鄂尔多斯。这时赫连勃勃又在无定河畔建立了夏国,统治了鄂尔多斯南部(12)。

隋唐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北部黄河岸边建立丰州;在准格尔旗北部设胜州;在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畔设夏州。而其余地区可能均为突厥人占有,仍为游牧地区。

唐代后期,由于吐蕃的强大,迫使党项族迁徙到鄂尔多斯南部,分布在夏州附近,以后

建立了西夏国。当北宋和西夏对峙时，契丹人向西发展，进入了鄂尔多斯。金、元继之，均统治过鄂尔多斯这块地方。

二、鄂尔多斯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

鄂尔多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考古者。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我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曾络绎不绝地来到了鄂尔多斯地区，盗走了大批的古代文物，一九二一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鄂尔多斯南部，发现了“河套人文化”。在日本占领内蒙古期间，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曾大量流散到国外。

解放后，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鄂尔多斯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得到应有的重视。自五十年代始，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地来到鄂尔多斯地区。其中以河套人骨化石的发现，较为重要⁽¹³⁾。随后，中央和内蒙古联合组成了调查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曾亲自带队，在鄂尔多斯东部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面积的普查，推动了鄂尔多斯的考古工作。七十年代初期，由贾兰坡教授和北京大学吕遵谔付教授率领的联合调查组，再一次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和试掘。

为推动全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自治区文化局于一九七三年举办全区文物干部训练班，选择我盟杭锦旗哈劳柴登为实习点；同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杭锦旗发现了著名的桃红巴拉匈奴墓地⁽¹⁴⁾。

一九七四年，由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主办的伊盟文物干部训练班，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文物普查和试掘工作。并在普查的基础上，将出土和征集的文物，在东胜、伊金霍洛旗和海勃湾市做了宣传性展出。这次训练班不仅为我盟、旗（县）培养了文物工作骨干，也为我盟文物站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从此，我盟的文物考古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总结建国以来的文物普查工作，发现各时代的文化遗址共九十六处*。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乌审旗南部的大沟湾，即河套人文化遗址一处⁽¹⁵⁾。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三十二处，其地点有：乌审旗的大沟湾、巴图湾、大石砧；鄂托克旗的百眼窑；伊金霍洛旗的新庙、巴尔图沟⁽¹⁶⁾、乌尔吐沟、⁽¹⁷⁾纳林塔村北、朱开沟、尔力胡同、苏伯汉、察干石利；准格尔旗的瓦尔吐沟、泊尔洞沟、黑岱沟、长滩、榆树湾、大口⁽¹⁸⁾、五字湾、石岩湾、小倡沟、沙圪堵、西沟畔、老山沟、蒿亥树、石佛塔、康家梁；东胜县的敖包梁、漫赖壕；杭锦旗的四十里梁、桃红巴拉；达拉特旗的瓦窑⁽¹⁹⁾等。

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共发现七处，有：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东胜县的特拉^①杭锦旗桃红巴拉；准格尔旗的蒿亥树、瓦尔吐沟、诺耳壕和郭家壕等。战国时期遗址和墓葬共发现八处，有：鄂尔多斯东部的战国秦长城遗迹⁽²⁰⁾、桃红巴拉秦墓；杭锦旗阿鲁柴登⁽²¹⁾、准格尔旗西沟畔⁽²²⁾玉隆太⁽²³⁾、瓦尔吐沟、速机沟⁽²⁴⁾、榆树壕等匈奴墓地，秦代

*以下各处遗址，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内蒙文物队与伊盟文物站调查的线索。

的遗址和墓葬有：东胜县海子湾秦直道遗迹；准格尔旗秦广衍城遗址和墓葬⁽²⁵⁾二处。

汉代时期遗址和墓葬共发现三十三处，有：准格尔旗的纳林古城⁽²⁶⁾、瓦尔吐沟古城与古墓⁽²⁷⁾、榆树壕古城，康卜尔遗址，十二连城古城、西召古墓、藉亥树湾古墓、白土梁古城、康家梁古墓、西沟畔汉代匈奴遗址和墓葬⁽²⁸⁾；达拉特旗的白泥井古墓、新民堡古墓、二沟湾古城与古墓、老龙托拉亥古墓；东胜县的城梁古城⁽²⁹⁾、泊江海子古墓、刀劳岱古墓、乌苏加巴古墓，补洞梁古墓、漫赖古城与古墓、二顷半古城与古墓、补洞沟匈奴墓⁽³⁰⁾；杭锦旗摩林河古城与古墓、哈劳柴登古城与古墓、敖伦布拉格古城、阿麻加汗古墓；伊金霍洛旗公苏壕古墓、敏盖古墓、红庆河古城、新庙古城与古墓、纳林塔古墓；鄂托克旗的公卡汉古墓、巴彦陶亥古墓、冰沟古墓；乌审旗的昂拜淖古城⁽³¹⁾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迹，共发现二处，有：准格尔旗石子湾古城和古墓⁽³²⁾、乌审旗巴图湾古墓群。

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址，发现二处，有：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的隋唐胜州榆林城址⁽³³⁾，鄂托克旗黑龙贵唐墓。

北宋和西夏对峙时期，发现西夏古城遗址二处，有：达拉特旗城塔古城⁽³⁴⁾；鄂托克旗陶思图古城⁽³⁵⁾。

金元时期的文化遗迹，共发现六处，有：准格尔旗大石拉沟古城⁽³⁶⁾五字湾古城；乌审旗石砭庙古城、喇嘛庙古城；鄂托克旗的大池古城和百眼窑石窟等。

以上发现，只是近三十年来初步了解的情况，工作尚有待于深入。这些发现为今后深入研究各个时代的历史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近年来鄂尔多斯考古的重要收获

自一九七三年在桃红巴拉和阿鲁柴登发现了匈奴墓以后，对鄂尔多斯的考古工作，开始注意了某些重点课题的探讨，这在鄂尔多斯考古工作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近年在几个专项上，有了突出的进展，取得了可喜成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河套人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二是关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体系问题的探讨；三是匈奴考古及研究。

(一) 关于河套人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自一九二二年，闻名中外的河套人文化发现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几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又发现了人顶骨和股骨化石以及伴生的动物化石，还有石器等重要资料。但这些工作仅限于调查。

一九八〇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先生率领的综合考察队，在河套人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地科学发掘工作，第一次真正地解决了河套人文化遗址的原生地层和层位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十一件人骨化石，另外还有石器和共存的动物化石等，这不仅对更科学地研究河套人文化，而且对今后探讨鄂尔多斯地区的人类起源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关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文化体系问题。

这项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以前，在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曾进行过多次调查（37），采集到相当一部分标本，并初步认定出属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对以前所称的仰韶或龙山文化中的特殊因素，已开始引起了注意（38）。一九七三年内蒙古历史所的同志，对准格尔旗大口遗址进行试掘，并提出有两种不同内涵的文化堆积，区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39）。另外，一九七七年内蒙古文物队同志在准格尔旗对黑岱沟遗址也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工作。

这里重点要介绍的是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一九七四年内蒙古文物队为我盟举办的文物干部训练班，在调查时发现了此处遗址，并做了试掘，初步认定是一处属于龙山晚期至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址（40）。随后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〇年两次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朱开沟遗址面积很大，方圆一公里多，文化层堆积亦较厚，最深可达二、三米以上。先后发掘面积二千余平方米，计有房屋遗迹46座，灰坑128个，陶窑4座，墓葬80座。根据对地层和器物群的初步研究，可大体分为五期。据碳14测定，第一期距今 4450 ± 70 年，第五期距今 3420 ± 70 年，即整个遗址早晚延续一千年左右。这里各时期的文化遗迹现象特征较明显，而且，各期遗物的器物组合很有规律。同时，在各期的器物群中，就主要器物来讲，其变化规律也是比较清楚的。从文化内涵和器物特征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可以命名为“朱开沟文化”。这一文化遗址的发现，一方面对于探讨内蒙古西部地区，至少说是鄂尔多斯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及文化体系问题，提供了科学标准，另一方面也填补了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开沟的第四、五期文化中，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刀，有的与早商青铜器伴出。这样可以看出，朱开沟的五期文化正好能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衔接起来。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说明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有可能就起源于鄂尔多斯，既不是从西方来的，也不是从北方来的，而是一种鄂尔多斯地区的土著文化。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匈奴的先民们既不是北来的，也不是西来的，起码有一部分就是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上述推测不错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说，即这个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成东部区和西部区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话，在东部地区有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即属于东胡系统的文化；那么，在西部地区，则有以朱开沟文化的晚期和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狄人先期文化，其中一部分发展为后来的匈奴文化。

（三）匈奴考古及研究

近年来，在匈奴考古及研究方面，有很大进展，先后发现了几批重要资料。相当于春秋晚期的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属于战国时期的有准格尔旗速机沟、瓦尔吐沟、玉隆太和西沟畔，还有杭锦旗的阿鲁柴登等地匈奴墓；西汉时期的则有东胜县补洞沟和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和遗址。

我们以上述几批资料为主，加上近年在鄂尔多斯收集的一批鄂尔多斯青铜器，并参照区内外的考古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后来的匈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这样在探讨各时期匈奴系统文化面貌及特征、匈奴的族源和活动地域，以及匈奴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等问题上，也就可以提出一些初步认识。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匈奴系统的文化初步可分为青铜时代——商至春秋时期、早期铁器时代——战国时期和铁器时代——两汉时期三大期。其中关于青铜时代的文化分期，因所据资料较为零散，且多为征集品，有待于工作深入后再细分期。综观各期的文化面貌和特征是较为明显的，发展规律亦较清楚。从各时期的文化承续性，再结合文献记载来探讨匈奴的族源，那么，在“匈奴”这一名称正式见于文献之前，不同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的鬼方、土方、土方以及獫狁、狄等部族或部落的文化都与后来的匈奴系统文化关系密切。

从各地发现的资料看，不同时期，随着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交往趋势的变化，他们活动的地域亦有变化。商周时期，主要活动于商周王朝的北方或西北方。春秋时期，在甘肃、宁夏、陕西的北部和山西以及鄂尔多斯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晚期，由于中原列国纷争、扩疆，迫使他们进一步北移。到西汉以后，更因匈汉战事频繁，尤其汉武帝大举用兵，匈奴势力中心则退居阴山以北和蒙古广漠之中。

从上述情况看，匈奴文化系统的诸少数族，至少从商周始就活动在我国北方广大草原地带。他们不仅创造了具有浓厚游牧经济特色的草原文化，而且在长期与中原汉族交往中，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影响愈来愈深，他们共同为创造、繁荣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另外，这些游牧部落在极盛时期曾建立过国家，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立下了功绩。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匈奴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在仅是提出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四、鄂尔多斯考古工作的展望

从上述考古发现及研究看，有几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鄂尔多斯还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

首先是鄂尔多斯地区的人类起源问题。从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来看，古代的鄂尔多斯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好地方。我们认为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各族人民的直系祖先，很有可能就是河套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把河套人文化以后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搞清楚。从大口和朱开沟的发现来看，早期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那么，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至河套人文化之间，在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上，尚有一大段空白。虽然在鄂尔多斯也零散地发现了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物，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尚不十分清楚，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如果说朱开沟遗址，解决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至早商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话，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何时从其它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一文曾提到：“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同。……这就使第一次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⁴¹⁾。”我们在朱开沟第五期文化中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刀，这就为我们提示了游牧部落分离出来的时间，在鄂尔多斯地区可能相当于早商时期。关于这些游牧部落是从哪一种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问题，从朱开沟遗址的发现看，鄂尔多斯地区的游牧部落，有可能从原始农业部落

中分离出来，从此，“家畜的训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42）。这也许就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商周时期空前发展的原因。

尽管我们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的线索，但至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发达期，即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如何，因为缺乏科学的发掘资料，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分散发现，并参考山西、河北等地的发现进行推测。至于检验这些推测的正确与否，还需进行广泛地调查和发掘工作。

从目前对匈奴文化系统的考古资料研究看，从春秋晚期经战国至两汉时期的文化面貌，大体比较清楚。匈奴文化又被后来移居于匈奴故地的鲜卑人继承下来。在鄂尔多斯地区匈奴的后裔赫连勃勃曾建立过夏国，其都城就在鄂尔多斯南部，这个阶段的文化面貌，在鄂尔多斯还是有条件解决的。

假如在鄂尔多斯地区，能把上述诸问题进一步解决，也就大体上能够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和编年确立起来了。这是鄂尔多斯考古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隋唐以后的文物考古工作。隋唐时期游牧于鄂尔多斯的突厥人文化，不仅在鄂尔多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至今也还是个谜，这就需要全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去探讨。

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由于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鄂尔多斯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了重要的科学资料，有些重要问题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之中，也有些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些工作，对复原鄂尔多斯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面貌；对全体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重要的。近年来，根据考古发现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研究沙漠的变迁和治理，为合理地进行经济区划工作等，都提供了极宝贵的科学资料。

成绩是大的，但任务更艰巨，需大家共同努力。

注 释

（1） 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〇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伊盟伊金霍洛旗发掘了朱开沟遗址，在相当于早商的地层中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刀。

（2） 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63、164页。

（3） 同注（2）289页。商代的鬼方、西周的薰育、昆夷、玁狁等，都是不同时期的称呼。

（4） 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5） 《史记·赵世家》。

（6） 同注（4）。

（7） 《史记·秦本纪》

（8） 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年第10期。

（9） 《史记·秦本纪》

（10） （11）《史记·匈奴列传》。

（12） 赫连勃勃所建“统万城”在今乌审旗东部与陕西交界之地，遗址仍在。

（13） 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14） 田广金：《桃红巴拉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1期。

（15） 见注（13）。

（16） 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44页。

- (17) 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51页。
- (18) 吉发习、马跃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4期。
- (19) 内蒙古博物馆汪宇平同志曾调查过。
- (20) 见注(4)。
- (21)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
- (2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
- (23)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2期。
- (24) 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2期。
- (25) 崔璇：《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5期。
- (26) 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82页。
- (27) 同注(25)。
- (28)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年创刊号。
- (29) 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74页。
- (30)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东胜县补洞沟古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年创刊号。
- (31) 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86页。
- (32) 崔璇：《石子湾北魏古城的方位，文化遗存及其他》，《文物》1980年8期。
- (33) 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2期。
- (34)、(35)、(36) 均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171、172、199页。
- (37) 《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10期。
- (38)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
- (39) 同(18)。
- (40) 同(38)。
- (4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72年版，第157—158页。
- (42) 同(41)。

鄂尔多斯远古史初探

李 荣

鄂尔多斯是我国著名的高原之一。它横亘于蒙古高原的南部，是中亚中部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

在人类文明史上，鄂尔多斯以它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享有盛誉；同样，在自然发展史上，鄂尔多斯又以它远古悠久的历史 and 亿代春秋沧桑变迁的奇迹，而闻名于世。因之，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鄂尔多斯便成为中外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关注的地区之一。他们曾多次在此进行地质旅行、探险考察，为揭示鄂尔多斯远古世界的奥秘，提供了大量而可靠的科学材料。

科学研究证实，作为地球一角的鄂尔多斯，在漫长的四十五亿年的地质年代中，曾经历过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海陆变迁；活跃于这一广阔地域的远古生命，进化繁衍、盛衰兴亡；古地理、古气候的演化发展、风云变幻……，为鄂尔多斯谱写下一部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远古历史。这就是“鄂尔多斯远古史”。

这部历史，是鄂尔多斯历史的首卷。它从距今大约三十多亿年前开始，直至距今一万年终止，其间延续有三十亿年之久。（详见“地质年代与生物历史对照表”）

依据大量的地质资料表明，在地球刚诞生不久的太古代初期，即距今三十六亿年前，鄂尔多斯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科学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古陆”。经元古代多次地壳运动，到古生代初期，即距今六亿年前，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海水漫漫，形成了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到古生代末叶，在海西造山运动的影响下，海水退出了鄂尔多斯，古陆再次隆起。经过中生代近二亿年的稳定上升，特别是燕山运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到新生代渐新世晚期，随着喜马拉雅运动的巨大影响，鄂尔多斯不断崛起，直到距今一千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海拔一千一百米至一千五百米宏伟起伏的高原。因此，鄂尔多斯远古史，就是这部独特的地质发育史的概括。

依据古生物化石的记录，鄂尔多斯已有六亿年之久的生命发展史。从古生代初期，距今六亿年前起，在鄂尔多斯古海中孕育并产生了最古老的生命——海生无脊椎动物；到古生代末期，出现了最初的陆生植物；中生代的鄂尔多斯是脊椎动物“爬行动物的时代”，新生代是“哺乳动物的时代”；植物界亦由“蕨类时代”、“裸子植物时代”发展到“被子植物的时代”。总之，鄂尔多斯的远古生命，经历了由海生到陆生、由低等到高级的演化进程，才逐渐形成了现代鄂尔多斯绚丽多彩的生物世界。恩格斯曾指出：“地球连同它上面的动、植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因此，鄂尔多斯远古史就是这部生命进行曲的缩影。